

“中国文学走出去”专题主持人语：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正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最近几年来,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而设立的不同层级的研究项目,也有逐渐增加之趋势。与此同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实践,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2019 年底突发的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不仅给当今世界的生产力发展造成了重重困难,而且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人文交流的空前危机。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去思考并推动文明互鉴与交流,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國精神资源,就具有极为紧迫而现实的意义。本期刊发的四篇论文,均着眼于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思考与探究:刘洪涛与邓子寒对英语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进行了追踪式研究,不仅揭示其洞见,而且指出其盲视,这种辩证与理性的态度值得肯定;邵璐与周以以余华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对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翻译出版的副文本策略作出了深度探究,对推进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实践具有理论引领价值;李光贞翔实地梳理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持续多年对莫言的翻译、介绍与传播,从一个侧面激活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非西方版图的魅力与活力;郝琳围绕“世界诗歌”之辩中的翻译论题与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语境化阅读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的真实境遇,而且也揭示了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传播格局中的真实处境。本期专栏刊发的这四篇文章,虽论题各不相同,但对于推进当下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对于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家战略,都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希望引起学界同道的关注。

——姚建彬

英语世界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洞见与盲视

刘洪涛¹ 邓子寒²

(1.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3;2. 英国爱丁堡大学 文学语言文化学院)

摘 要:本文通过对近 20 年来英语世界中国网络文学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发现中国网络文学文本的交互式创新、消费机制、审查机制最受西方学界关注。其重视交互式创新背后蕴藏着的是作者及读者对于文化历史和自我身份的构建。在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消费机制时,将中国网络文学空间视为各方关系交织的文化场,而互联网有效实现了其中各类角色的关系配置,促进了文学的生产流通。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审查机制,实际具有作为文化实践内在环节的合理性,带来了“博弈”背后新的文学生产的可能性。研究者不仅将中国网络文学看作单纯的文学现象,还将其看作是网络时代的社会现象,在研究中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汉学家;中国网络文学;英语世界;海外中国网络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1-0001-09

0 引言

截止到 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 22 年。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9 月 4 日在第四届“网

收稿日期:2021-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 (20&ZD287)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刘洪涛,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理论、中西文学关系、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等研究。

邓子寒,女,爱丁堡大学文学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影研究。

引用格式:刘洪涛,邓子寒. 2022. 英语世界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洞见与盲视[J]. 外国语文(1):1-10.

络文学+”大会上发布的《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国网络文学作者已经达到1936万人,出版网络文学作品累计2590.1万部,有3452部作品翻译成外文出版。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研究也在中国兴起。根据笔者2020年9月11日用“网络文学”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查到6692篇相关论文;一批优秀学者开疆辟土,辛勤耕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

中国网络文学的勃兴,同样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本课题组通过对Worldcat、Jstor、Proquest、Project MUSE等数据库,以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亚洲研究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等27种英文期刊、出版物进行检索,检索到2000—2019年20年间出版和发表有五部学术专著,25篇期刊论文,三篇学位论文。比起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盛况,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可以用“冷清”来概括。虽然如此,由于海外汉学家比国内学者“更多一层内与外、东与西的比较视野,尤其可以跳脱政治地理的局限”(王德威,2010:9),凭借这种独特的地位与身份优势,其研究自有可借鉴之处。基于对上述成果的研读,本文拟从中国网络文学文本的交互式创新、消费机制、审查机制三个方面,对其研究的洞见与盲视进行论述,并就其研究方法作出概括。

1 中国网络文学文本的交互式创新

英语世界对中国网络文学文本内容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探究中国网络文学在实践上的创新,对互联网技术的独特理解和运用,如何运用技术强调本土化的美学目的,以及在全球文化交融语境下传播的各种形式。其研究能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往往有独到之处。

研究者发现,中国网络文学的创新整体上还是围绕着传统线性文本展开,不同于西方将技术高度融合于先锋实验作品。其中,网络环境下的网站社区是中国网络文学创新性线性文本的基础。研究者在中西网络文学的不同批评语境下,挖掘中国的网站社区文化习惯。郭景华(Jinghua Guo)在《中国电子文学》一文中,将中西电子文学在创作形式和目标指向上进行对比,他认为中国网络文学主要通过互动协助的方式进行写作,尽管与西方相比可能存在数字写作技术低端的缺陷(如较少运用超链接、多媒体等方法),但却通过文学的在线协作式创作,实现了以人为本的表达需求。他指出:“中国网络文学事实上是一种互联网模式下的新民间写作,具有强烈的普通人叙事风格。”(Jinghua Guo, 2014:1-8)可贵的是,研究者们并未将西方实验电子文学作为评价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标杆,而是更加关注中国发生了怎样独特而真实的文学创新与尝试。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即使不强调数字化技术对作品内部进行重组建构,线性文本也产生了新的可能,主要表现在其潜在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上。互联网的到来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甚至打破了传统印刷文学中作者和读者的壁垒。在同一作品中,基于网站的评论打赏制度,读者可以直接决定作者的成就;基于网络文学的连载性和读者的高地位,读者可以间接甚至直接参与作品形成。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进化以及网络文学作品形成过程的变化意味着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印刷文学某种固有的状态界限,以流动的、开放的、交互的趋势前进。冯进(Jin Feng)在《中国网络爱情小说的生产与消费》中以晋江文学城为例,论述了读者与作者身份模糊化和地位扭转的趋势。晋江的读者通过在连载小说下评论,直接决定小说剧情的走向;通过点赞、打赏等方式决定作家及其作品的排行,直接影响其未来的读者群体和收入(Jin Feng, 2017:53-80)。

除了有关在线协作的研究,“粉丝”参与的跨文化传播与实践,乃至自发生产的衍生创作——“粉丝”文学,也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与之相关的类型文学如穿越小说,同样被研究者们视为一种创新,其中“粉丝”

的认同心理机制是一大研究重点。

“粉丝”是网络文学互动参与的重要角色,他们既是作品的读者,也是各类文学论坛平台的用户,在某些时候还会成为作者。参与性在很大程度上与“粉丝”的自发性和创造力密切相关。读者作为“粉丝”参与网络文学作品的续写、翻译,很可能成为一种跨文化传播与实践,创造了新的文化空间。英格·尼尔森以琼瑶言情小说在海外网站的翻译为例,说明跨文化背景下,“粉丝”通过具有个人风格的翻译乃至续写,弥合了中外文化差距,“文化中国”得以在互联网空间中建立起来(Inge Nielsen, 2000:235-253)。研究者不仅关注“粉丝”文学对于原作在语言情节等元素上的继承创新,还从传播中国元素、跨越文化界限的影响层面分析“粉丝”参与互联网创作为全球文学流通提供的无限可能性。还有研究者关注了其他类型作品的网络文学衍生品。殷海洁认为 RPG 游戏衍生小说是中国流行文化中跨媒体生产策略的创新(Heather Inwood, 2016:6-29)。与游戏相对,英语世界研究者们对真人、漫画衍生的“粉丝”作品却缺乏关注。研究者们对全球最大的“粉丝”创作平台(含大量漫画、真人同人作品)和中国的同类型网站 lofter 都提及甚少。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类同人作品圈子化严重,排他性强,未进入“粉丝”圈的人很难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对于一些类型小说文化实践的创新,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在围绕“粉丝”参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时,注重观察这种互动性建立在怎样的心理机制上,又反映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诉求。交互式模式下,被赋予集体身份的创作群体都在借助类型小说表达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理解,研究者们认为这个意义层面的创新更加深刻且富有现实意义。

读者互动是穿越小说、耽美小说这类文学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世界研究者从粉丝对于网络文学写作的贡献切入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粉丝”本身,观察“粉丝”在参与网络文学生产的过程中如何将其作为构建自我身份的工具,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粉丝”与网络文学之间产生巨大黏性的机制。冯进以耽美、女尊等女性向小说为研究对象,以这些类型小说的“粉丝”性别身份认同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女性读者对此类网络小说的追捧反映了对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反抗与叛逆,最终是为了满足自我性别身份构建的需要(Jin Feng, 2013:80-85,136-139,164-172)。冯进将女性向网络爱情小说的出现和发展视为网络文学乃至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大变革,将中国女性的地位、女性主义发展中互联网的作用放在了一个特殊的高地位之上。与之相对的是,英语世界研究者极少关注男频小说,更不会将之放在如此高度上。虽然有学者关注了男频小说,如王玉溪(Yuxi Wang)在《中国网络文学全球化:理解英语读者对中国玄幻小说的阅读》中探讨了玄幻男频小说出海现象(Yuxi Wang, 2017),但这类研究者把该类小说读者的心理机制归根于单纯的阅读享受而非文化吸收,这与女频相关研究结论相差甚远。这可能是由于西方学术界长期以女性相关研究为热门,且女性为参与主体的类型小说更容易成为研究审查机制的取材对象。

另一方面,对穿越小说的分析指向了网络文学的对话互动和互文性,即作者乃至读者如何在原文描述的历史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话语。陆洁(Jie Lu)在《中国穿越小说:网络作家与网络文学》中探讨了网络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认为网络文学利用网络空间进行历史想象与重构并实现作家的自我赋权。该文指出穿越小说中的历史想象表征与社会文化现实相关,小说实际上是用创造性破坏的方式重新描绘历史,并构建出新的集体想象(Jie Lu, 2016:159-176)。陆洁对当代互联网写作的解读突出了其与以往精英写作的不同,强调新的文化实践与它创造出的新的文化环境,以自我反思的视角联系网络文学与当代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欲望和想象,强调了建设性、开放性的历史想象及其对传统官方叙事的个性重构。

除了关注网络文学中占据绝大部分读者的小说,研究者们还关注诗歌这一体裁,以说明主流作品是如何克服印刷文化系统固有的限制而展现出独特的美学风范和社会功能的。贺麦晓(Micheal Hockx)重点研

究了在线汉语诗歌,并试图用这些案例说明:即使是一直出现在各式文学论坛上的主流文学作品也不乏创新价值。研究还涉及了颇具争议的色情先锋诗歌(Michael Hockx,2015:160-168),以及姚大钧利用声音视觉艺术对网络诗歌作出的实验尝试等(Michael Hockx,2015:178-185)。殷海洁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观点: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诗歌写作的民主化,而在网络上发表诗歌的民主化过程,又从多个方面影响了把关机制的构造,因而进一步强化了诗歌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状态(Heather Inwood,2016:44-54)。此外,还有关注诗歌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案例。希娜·柯查(Seana Kozar)注意到了海外中文网刊中的古典中国诗歌,她认为这是一种表达中国文化,同时将其文化经验和精粹放置于更大的全球交流视野当中的方式(Seana Kozar,2002:129-153)。这再一次说明了互联网技术在网络文学中的应用,完全能够通过跨国界交流实现民俗和流行文化的传播。

可见,在全球化和跨文化的现实语境下,当英语世界研究者试图探讨中国网络文学文本的创新之处,思考互联网如何促进当代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时,倾向于挖掘那些与本土化实践有关的特点。总体来说,英语世界的研究者注重以一种本土化眼光看待网络文学中的写作与呈现,在看待各种网络文学文本形式时,倾向于从积极的一面挖掘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局限于数字写作技术。网络文学事实上是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经验和观点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交流语境,文学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声音。从这个层面上思考创新,超越了技术影响本身,指向了更加广阔的当代中国生活。

2 中国网络文学的消费机制

围绕网站社区参与互动性的消费机制,英语世界的研究主要讨论了作者、读者、文本、编辑等角色关系如何实现重新配置,在创作者与受众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商业模式如何运行,以及各种平台媒介在其中的联结作用等问题。

为探寻界限模糊化和参与性文化紧密联结背后的原因,英语世界的研究者深入到社区微观的潜在机制,具体探究社区中的参与性文化如何稳定构建。郭绍华(Shaohua Guo)在《从鼠标的每一个点击词开始宣传和批判性地创造网络穿越爱情小说》一文中,将网络文学视为一种流行文化,探究它在生产和创作中是如何被读者的情感干预重塑的。她在研究中分析了《步步惊心》在晋江网站上连载时读者的互动参与及背后的情感脉络、行为规范,认为建立在一定话语准则上的用户评论也是一种情感层面上的交流,而共同的情感参与和对流行文化表征空间的尊重最终构建了一个“想象力社区”(Shaohua Guo,2015:74-83)。此类研究体现了交织的建设性批评与情感联系对社区建立的强大联结作用。

郭绍华从读者的认知情感视角讨论了社区中同行批评这一现象,并将之与网站社区中的批判性公众反思联系:当同行批评融入读者对于作品的强烈情感,并在具有高度自治意识的批判原则指导下进行时,一个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性文化空间随之产生。对于同行批评,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洞察力的研究。郭绍华强调同行批评对于塑造良好文化空间的重要性,而贺麦晓则是在象征性生产的层面上进行讨论。基于布尔迪厄的理论——象征性生产是文化生产的一个方面(芮小河,2016:38-41),贺麦晓在《中国虚拟世界文学:网络诗歌社区比较研究》中对比了中外诗歌社区的读者反馈行为(Michael, Hockx, 2015:670-691)。贺麦晓将社区中读者的互动反馈视为一种价值认可和传播行为,他认为作者在社区中发布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从读者那里获得认可。其研究将同行批评视为象征性文化生产的重要途径,可见互动式参与对于网络文学在社会意义层面上,实现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具有重大意义。而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依赖,正是中国网络文学消费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也是文学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界限的淡化,研究者进而从市场的角度进行研究,讨论了中国网络文学与相关流行文学作品的生产消费新模式。赵士震关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普及导致的产销合一的现象(Shihchen Chao,2013:1-38)。不少研究者关注以起点中文网为标志的文学商业化,赵士震具体从几个关键代理角色的定位和功能变化进行分析,总结出了一套存在于作者、读者、编辑和出版商之间的权力斗争系统。英语世界研究者常用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域与文化权力斗争理论进行分析,他们将中国的网络文学空间视为一个关系交织的文化场,作家、读者、编辑、出版商等在其中争夺文化权力和地位以期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能够对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灵活的界定,并发现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化秩序打破又重建的过程。

赵绮莲(Elaine Jing Zhao)则从社会网络市场的角度出发,分析网络文学商业模式的支持机制。并结合互联网领域的UGC模式(用户生成内容)分析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赵绮莲将起点中文网vip订阅模式看成是UGC货币化的机制,并用“涟漪效应”来理解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Elaine Jing Zhao,2011:85-99)。此类研究从市场商业机制的角度进行考察,反映了强调用户参与并生成内容的网络文学在市场中的巨大潜力。

涉及具体社区运行机制的研究离不开对网站媒介本身的考察,英语世界在对网站论坛进行案例研究时,注重其多样性,包括专业的网络文学网站(例如“起点中文网”),较为小众具有明显风格的文学网站(例如“飞卢小说网”)等,并关注其内在运行机制与消费机制。研究者侧重于挖掘网站如何通过相关机制吸引并稳固用户群体,以及如何保障平台持续健康运行,乃至最终实现商业盈利。将不同类型的网站商业或非商业的运营模式进行对比,有助于从多个维度理解中国网络文学。

赵士震在具体网站的商业运营模式研究上,以起点中文网为例,分析其中出版机制的动力,即以技术导向和利润驱动执行。郭绍华则分析了晋江网站采取的企业策略,例如分级结构、推荐排名系统,指出注意力经济时代下网站的资本逻辑(Shichen Chao,2013:84-83)。英语世界的研究还关注典型网络文学网站的运营推广模式。如冯进特别强调网站为粉丝构建了一个另类的社会共同体,以达到沟通线上及线下双重联系的作用。她在研究中通过对晋江文学城及“丫丫湾”的案例研究,讨论了线上与线下两个方向实现双重沟通的可能(Jin Feng,2013:53-69,85-90)。这些关于网络文学网站运行机制的研究,也充分说明参与性文化是建构成熟商业模式的基础,如何在加强读者参与感的同时引入盈利机制,是网站着重考虑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常见的文学网站进行研究,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社交媒体作为消费机制的作用。冯玉彦(Yuyan Feng)从社交媒体参与文化商业动态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作者与受众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关系以及塑造传播过程的工具和规范。他对百度贴吧等媒体进行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提供了更为密切的非正式互动的自由,社会方面的人际关系和同伴支持是中国网络文学运作流行的核心(Yuyan Feng,2016:2584-2604)。该研究深入到了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与身份建构上,集体性的身份认同对于围绕社交媒体的生产消费具有强有力的推动力。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商业性文学网站还是社交媒体,都为网络文学的生产消费提供了更加宽广和新鲜的方式,网站运行机制事实上也围绕群体关系建立和集体身份认同。

网络文学的商业化自然引发了文学出版领域的重组,因而讨论中国网络文学在商业市场方面的发展,不可避免涉及在线文学与印刷文学的关系。郭景华认为当今中国网络文学的两大功能就是创造性艺术文学的发展及出版文化,互联网在作为一种技术媒介沟通作者与读者的同时,文学作品似乎最终仍不可避免地走向印刷(Jinghua Guo,2014:1-8)。而在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却形成了与印刷文学截然不同的消费机

制。陈静在《重塑纸本文学:论中国网络文学》中认为,中国网络文学事实上是作为一种“准数字文学”存在,介于印刷文学与数字文学之间,陈静发现网络文学在与之相互渗透的过程中重塑着印刷文学(Jing Chen, 2012:537)。如今,网络出版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已经在传统印刷文学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种创新实践。这种定位从文学出版的角度,反映出互联网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生产和流通。

3 对网络文学审查机制评头论足

审查机制是当代中国一项典型的文化管理制度,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网络文学的监管;而21世纪网络文学的兴盛又离不开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氛围。基于对中国互联网环境长期以来的偏见,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往往会无限放大二者之间的矛盾,将“具有抵抗性的防火墙”作为中国互联网的固有形象,多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审查机制是国家权威的体现,并或多或少地认为其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存在制约作用。但近年来,以贺麦晓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始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审查机制。

英语世界网络文学研究者的传统观念即为审查机制在网络文学中是制约的因素。例如,冯进在其研究中探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背景时,就引用了西方对审查机制的传统观念,如“中国对网络文学的审查机制导致研究者很难收集到完整的网络文学文本”(Jin Feng, 2013:21-27)。

在发表完全革新的见解之前,贺麦晓先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例如,在《文学场与权力场》中,他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的编辑往往和审查员身份重合(Michael Hockx, 2012:49-65)。这样的双重身份体现了审查机制通向政治和市场两个领域,一定程度上将之勾连,共同塑造中国网络文学的样态。

在2015年的《中国网络文学》中,他彻底摆脱了传统西方的偏见,转而关注审查机制的生产性及可行性。这也是近年来英语世界中国网络文学关于审查机制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他从审查机制与中国文学自身历史构建的关系的角度切入,论述中国审查机制的合理性。他认为文学审查制度存在于中国每一个发展时期,如今的审查机制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特征。他特别提到从这一特征入手研究中国文化市场的重要作用(Michael Hockx, 2015:187)。中国网络文学长期处于完全自由与高度管制的中间地带,而相关界限已经趋向模糊。长期以来,审查机制已嵌入中国文学的历史构建过程,甚至成为文学实践的一个环节。从关注“缺少什么”到关注“有什么”的认识转变,体现了其对中国独特政治文化语境的浸入式理解;暂时摆脱了部分西方研究者传统意识形态思维的束缚,是一种包容的、设身处地的他者眼光。而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体社会环境的考量,使得研究者在认识审查机制时,更加关注实际情况下国家控制对社区及市场进行引导管制时的复杂性、不确定性。

确定了审查机制的合理性后,贺麦晓从审查机制背后国家立场和心态以及审查机制后网络文学适应措施两个方面探讨了审查机制背后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

就国家立场和心态而言,贺麦晓认为审查机制的有关声明暴露了监管机构失控的焦虑。通过研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相关声明意见,他发现国家坚持审查机制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是,其对于稳固网络监管具有必要性,它保证了在网络文学不同于印刷文学出版系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符合国家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诉求(Michael Hockx, 2015:116-121)。国家通过主动的官方审查和间接促进网站自我审查两种方式,希望促进网络文学“健康”发展。国家的此种“焦虑”并不总是直接表现出来。作为一个统领角色,国家更愿意以侧面推动的方式,让相关平台和网站承担起审查的重任,逐渐形成了网站及其用户与国家审查机制的较量关系。他以飞卢小说网(Flying Gourd)作为网站与国家审查机制较量的典型案例(Michael

Hockx, 2015:124-130)。该网站的管理员通过频繁地回顾修改文本来试探国家审查底线。同样,冯进在讨论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时也提到“国家和民众都在争夺互联网的控制权”(Jing Feng, 2013:13, 119-149),她还举出了不同网站对于审查机制的不同处理方式。例如盛大文学等行业领先者表现出与政府合作的积极心态,而“丫丫湾”等平台的管理员表现出对内审查、对外为用户争取空间的双重身份(Michael Hockx, 2015:126-128)。不同网站的不同应对方式更是体现出,较之传统印刷文学,中国网络文学在审查机制面前具备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大的话语权。

在研讨中国网络文学审查机制时,以贺麦晓为代表的研究者并未像前人一样将网站完全置于权力关系中的被动方,而是以一种有机互动的视角来看待国家与网站之间的这种“博弈”,这种“博弈”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创作主体和国家权威新型关系的萌芽。

他们也关注“博弈”背后的文学生产。贺麦晓观察作者和编辑主动适应监管政策或道德标准而不断做出微妙的改变,为作品争取一定的空间;网站利用技术开发移动应用出版物,从而实施年龄限制(Michael Hockx, 2015:130)。这正是中国网络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改变。另外,网站除了在内部自主安装关键字筛选软件外,还通过拼音、插入符号、故意拼错敏感词等手段进行规避,生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语言创新现象。这意味着审查机制带来了网络文学写作方式上的变化(Michael Hockx, 2015:126-128)。

但贺麦晓的眼光不局限于此。在明确中国网络文学审查机制的合理性和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他也试图探讨其有待改进之处,并给出了建议。

贺麦晓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审查机制突出特点表现为:道德审查与其相关解释的不确定性。他发现,中国法律存在对于“色情淫秽”等词语过泛定义的问题,这导致了国家制定方针与网站实际执行之间可能存在差别或断裂(Michael Hockx, 2015:116-121)。其根本原因与网络文学出现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联。一方面是中国已经脱离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高度控制,另一方面是国家仍希望在文化生产上掌握大方向。这就意味着以国家话语权发生作用为核心效应的审查机制实际上并不是一套精确的系统,而是在自由创造文化的市场与国家文化整体导向之间游离。

面对上述定义界限模糊的问题,贺麦晓进一步探讨了审查机制下文学活动的底线可能在哪里的问题,而相关研究指向了更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动机——国家尽可能地维护那一套缺乏稳定与成熟的网络监管系统。他认为对于网络文本中被认为是“色情淫秽”的内容而言,关键不在于其性描写的部分,而是在于其不同于现有印刷出版规范处于一个未知仍有待开拓的系统中(Michael Hockx, 2015:121)。严肃文学中的类似性描写由于其明确的艺术追求,符合现有的编辑出版系统,因而极少面临与网络文学类似的性描写审查。贺麦晓的观点为我们思考性描写在网络文学中成为敏感因素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将我们从思考“色情”内容本身的层面,引向了网络出版监管体系尚未成熟这一更为核心的问题。

近年来,以贺麦晓为代表的研究者跳脱了西方固有思维对中国网络文学审查机制研究的阻碍,尽量以客观且富有创造性的眼光看待审查机制带来的实际效用与客观影响。研究中国互联网的西方学者往往注重其对于社会转型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以贺麦晓为代表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眼光:互联网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的作用未必是革命性的,而作为国家权力在文化领域的象征的审查机制并不是完全限制了互联网对于当代文学的推动作用。

4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

在研究中国网络文学时,英语世界学者除了会采用常规的文学研究方法,还会辅以社会学、语言学等跨

学科的研究方法。

研究者采用的文学研究方法有文本分析法。例如贺麦晓曾对《林晓和如厕》的叙事手法与策略进行过简要分析。他截取了部分作品内容,指出作品侧重于以第三人称刻画早熟的内心,并且注重环境描写,其主题是借农村童年时代主题以保留田园怀旧的传统(Michael Hockx,2015:137-138)。但这只是极少数学者在针对某些网络文学社区的文学性研究时的做法。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借用文本分析的结果来探讨社会学问题,而非文本的文学意义。例如,冯进曾对一个以“长生”和“子释”为主角的耽美性场面描写进行文本分析(Jing Feng,2013:74-76)。但这一分析的目的是为证实耽美文学的性描写充满写意,以此论证以女性为创作消费主体的耽美文学抵制无意义的性描写。

把中国网络文学与西方国家的网络文学、当代文学、女性文学进行比较,也在学者的研究者经常见到。冯进就引用了珍妮丝·拉德威(Janice A. Radway)对于西方女尊小说的分析结论,比较其与中国网络女尊小说的不同,由此认为中国网络女尊小说已经超脱了西方的理论体系(Jing Feng,2013:85-87)。徐爽还借用福柯的乌托邦和异托邦理论,分析穿越小说是如何构建“乌托邦”的(Shuang Xu,2016:113-132)。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对中国网络文学“粉丝”机制的研究中,其中尤以冯进和郭绍华的研究最为突出。前者通过对“粉丝”评论和作者回复的话语分析,得出在中国网络爱情小说的文化中读者地位上升的结论(Jing Feng,2013:68-70);后者则截取《步步惊心》连载时读者对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评论进行话语分析,研究读者参与作品形成的过程,探索中国网络文学社区的批判原则(Shaohua Guo,2015:74-83)。

田野调查方法也被研究者经常采用。冯进多次运用田野调查法,对不同类型网络爱情小说的“粉丝”群体进行调查,以获取其社会身份特点和心理特点。比如,在研究“丫丫湾”的“粉丝”机制时,冯进在2009年4月注册了“丫丫湾”的会员,并在同年9月成为该网站的管理员,她在“丫丫湾”读者、作者、网站管理员的三重身份使她对该网站的调查非常深入(Jing Feng,2013:109-110)。郑熙青在《无国界狂热与当代中国网络流行文化景观》中明确指出,本人在研究时充分利用了自己“粉丝”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并在调查过程中依靠网友资源进行研究(Xiqing Zheng,2016)。

研究者还采取问卷调查、采访的方式直接从调查对象入手获取结论。冯进在《网络爱情小说》中就四次通过问卷,分别调查中国网民、中国网络小说受众、耽美网络小说“粉丝”和“丫丫湾”会员的基本特征(Jing Feng,2013:28-32)。冯玉彦通过对网络作者的采访,调查网络作家在文学创作时的盈利动机以及与实际收益情况的差异,发现部分网络作家对于网站盈利模式是否公平有质疑(Yuyan Feng,2017:2584-2604)。

邱明烨、康正悦参加了本文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前期撰稿,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 Elaine Jing Zhao. 2011. Social network market: Storytelling on a Web 2.0 Original Literature Site[J].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1):85-99.
- Heather Inwood. 2016. What's in a Game?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and the Web-Game Genre of Online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J].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2):6-29.
- Heather Inwood. 2016. Poetry for the People: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J].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1):44-54.
- Inge Nielsen. 2000. Caught in The Web of Love: Intercepting the Young Adult Recepting of Qiongyao's Romances On-line[J].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4):235-253.
- Jing Chen. 2012. Refashioning Print Literature: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537-545.

- Jie Lu. 2016. Chinese Historical Fan Fiction: Internet Writers and Internet Literature[J]. *Pacific Coast Philology*(2):159-176.
- Jin Feng. 2013. *Romancing the Internet: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Chinese Web Romance*[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 Jinghua Guo. 2014. Electronic literature in China[J].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5):1-8.
- Michael Hockx. 2015.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ichel Hockx. 2012. The Literary Field and the Field of Power: The Case of Modern China[J]. *Bourdieu and the Literary Field*(1): 49-65.
- Seana Kozar. 2002. Leaves Gleaned from the Ten-Thousand Dimensional Web in Heaven: Chinese On-Line Publications in Canada[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456):129-153.
- Shaohua Guo. 2015. Startling by Each Click “Word-of-Mouse” Publicity and Critically Manufacturing Time-Travel Romance Online [J].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1):74-83.
- Shichen Chao. 2013. The Re-institutionalisation of Popular Fiction - the Internet and a New Model of Popular Fiction Prosumption in China[J]. *The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Malaysia* (3):1-38.
- Shuang Xu. 2016. Traveling through Time and Searching for Utopia: Utopian Imaginaries in Internet Time-Travel Fiction [J].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1):113-112.
- Xiqing Zheng. 2016. *Borderless Fandom and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al Scene in Chinese Cyberspace*[M].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Yuxi Wang. 2017.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Understanding Transnational Reading of Chinese Xuanhuan Novels Among English Readers[J]. *Inquiries Journal*(12).
- Yuyan Feng. 2016. Redefining Relations Between Creators and Audiences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oci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2584-2604.
- 王德威. 2010.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G]//亚罗斯拉夫·普实克. 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李欧梵,编, 郭建玲,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芮小河. 2016. 布尔迪厄与英格利什的文化生产理论及其现实启示[J]. 理论导刊(2):38-41.

Insights and Blindsigh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LIU Hongtao DENG Zihan

Abstract: Through collecting, analysing, and integrating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is article uncovers that the interactive innovation of texts, consumption mechanism, and censorship mechanism in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have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 from Western scholars. They think that interactive innovation presents the cultural and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writers and readers in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Second, when studying the consumption mechanisms of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they see the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space as a cultural field in which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parties are intertwined, where the Internet effectively enables the configuration of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roles within, facilitating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Third, some researchers argue that the somewhat ambiguous censorship mechanism of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is actually justified as an intrinsic part of cultural practice, bringing the possibility of new literary production behind the “battle” between censorship and creators. Researche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not only consider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as a literary phenomenon, but also as a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Internet era; thus, they adopt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ir research.

Key words: sinologist;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verseas Chinese Internet literature study

责任编辑:冯革